

全球文化與地緣神學 —— 二十一世紀福音派神學的議程

謝品然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Tao Fong Shan Christian Centre
Shatin, Hong Kong

一、引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不是學術圈的新玩意。¹全球化現象已是我們今天的現實；近期的東南亞、亞洲乃至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正是一個令人深切體會到全球化的現象。如金耀基所言：「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全球化將無可避免地會繼續加劇」，²全球化現象將體現為二十一世紀的新人類文化，即是新世紀人類所承接的「全球文化」。³最先讓

¹ 喬林(David Jobling)在其文章"Globalization in Biblical Studies/Biblical Studies in Globalization,"中指出"the term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fashionable in theological research."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1 (1993), 96-110.

²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二十一世紀》，第五十一期（1999年2月號），頁4。

³ Fred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ke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我們深刻體會到「全球文化」的乃是經濟領域，也就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所滋長的全球文化現象。

正當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令人深感全球一體化的現象，可能會蔓延至人類生活的每一文化層面，而主導我們的生活時，學者卻指出在世界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進程中，地緣性 (localized) 的文化主體也將出現，因而產生自我主體的突顯。這種既全球性亦地緣性的現象，奈斯比特 (John Naisbitt) 稱之為「全球化弔詭」(Global Paradox)，⁴ 他並指出不要以為全球 (global) 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會化解了地緣 (個體 / 地方 / 本土) 文化 (local cultures)。金耀基也指出「在全球化中所出現的，並不是一個愈來愈有同質性的世界，反而是一個更顯示文化『差異性』與『多元性』的世界。的確，只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下，才會出現『他者』的聲音。」⁵ 因此，在普世全球化的演進中和有關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學術研究中，全球 (global) 與地緣 (local) 之間的關係也就自然地相繼成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理論學者們在二十一世紀的學術議題。⁶ 本土與普世、地緣性與全球性之間所存在的互動關係，無論是勢力 (forces) 的滲透或是各文化層面的交流，均指出全球性文化的形成非單向性的，它必然是多向性的，這正是全球化的本色；全球文化乃由全球個體以一己的地緣文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建設而形成。雖然不平等、壟斷、霸權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⁴ John Naisbitt, *Global Paradox* (New York: Avon Books, 1994)。他引用社會學者 James Q. Wilson，在1993年出版的書 *The Moral Sense* 中指出 "universally important moral qualities derive from and are sustained by local practices and relationships, mostly 'families friends and intimate groupings.'" (p. 191).

⁵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頁6。

⁶ 近期有關的著作如 Ann Cvetkovich and Douglas Kellner, eds., *Articulating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Politics and Culture 5*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7)，作者的導言部分提供了當前有關研究的景觀，"Introduction: Thinking Global and Local," 1-30；其他專文有 Stuart Hall,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National and the Universal: Can There Be Such a Thing as World Culture?"及Janet Wolff, "The Global and the Specific: Reconciling Conflicting Theories of Culture," 均收入在 Anthony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second printings 1998), 19-40, 91-106, 161-74。

與殖民現象明顯地普遍存在，但是，「今天，研究全球化的學者已或多或少地意識到，必須有一個『去西方中心』或超越西方本位的全球觀點。」⁷不同文化間之「交談或對話」是全球化進程的必然過程。全球化如何影響本土處境及地緣文化又如何參與全球化的演進是二十一世紀各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本文就全球化現象內存的全球性與地緣性的互動關係作為場景，進而探討地緣神學，在西方主導下的「神學全球化」現實中的發展空間，及其可能性和多樣性，並祈盼在這進程中能濾出福音派在二十一世紀須面對的一些重要神學議題。

二、全球文化效應

自五十年代開始，各種形容全球處境的名詞陸續被使用來劃分全球局面；如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北半球及南半球、東方及西方、發展及未發展或發展中、核心或邊緣或半核心、殖民或被殖民或後殖民、帝國主義及後帝國主義等。可是在全球化的演進中，時過境遷，原來相對式的本位有的卻給對調了，如第一及第三世界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發展，就現代化而言，真正體現出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說不定是第三世界的新加坡和印度的加爾各答過於第一世界的倫敦和紐約。⁸二十一世紀全球大都會冒現於第一世界以外的區域，正顯示出全球化現象在地緣性文化的領域中啟動著一定的全球化效應。正當這以西方文化主導的全球化趨勢蔓延至全球各地，且大有化解甚至解構地緣性的個體文化的勢頭時，全球性文化與地緣性文化正起著文化間之解合的互動效應。面對著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共存性難題，羅伯遜 (Roland Robertson) 乾脆把兩個英語字 ("global" 和 "local") 結合成 "Glocalization" 並發表專文論述全球化在時空中的共存或共同性 (homogeneity) 和多元性 (heterogeneity)。⁹ 更

⁷ 金耀基：〈全球化、現代性與世界秩序〉，頁7。

⁸ Mike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在導言中就指出這現象。

⁹ Roland Robertson,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有學者把全球化現象放在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思想架構中，並評述其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延伸。

無論全球化以哪一種形式或身分出現，它始終是一個事實，我們必須面對並盡力了解及掌握它可能帶出的影響，特別是它對地緣性的主體身分及文化所起的效應。全球化無論是源自另類的霸權延伸，或是冷戰後由美國獨大的必然效應現象，都在全球經濟邁向一體化的進程中，於某程度上迫使地緣性的保護主義浮現出來，甚至反西方及排外的現象也同時以「他者」或「另類」文化或聲音的姿態出現。¹⁰ 全球文化體現在地緣個體中所引發的文化共同性與獨特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普世地緣文化間的共存性將是決定性的，對人類和平共存的理想也是關鍵性的。¹¹

三、全球化的地緣神學

其實早於1992年，聖經學者已體會到全球化的趨勢，並召開會議共商前景。¹² 美加的神學院校協會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已將全球化列為神學教育的重要議題。¹³ 福音派神學協會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也於1998年在其五十周年之周年學術會議上增設了「全球化與福音派神學」(Globalization & Evangelical Theology) 之單元。神學教育工作者對全球化這議題的重視更導致《神學教育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一

1995), 25-44.

¹⁰ 阿克斯曼(Roland Axtmann)的論辯也支持這看法,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he Democratic Nation-Stat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Cvetkovich and Kellner, ed., *Articulating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33-54: "I will argue that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imilar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more likely to result in generating and upholding heterogeneity as a feature as much inherent in its logic as homogenization." (p. 37).

¹¹ 雖然這並不一定就是支持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¹² In 1992, the Foundation for Theological and Religious Research in the Netherlands organized a colloquium of Dutch scholars on the theme "Possibilities and Priorities of Theological Research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1 (1993), 67-87.

¹³ Millard J. Erickson, *Where is Theology Going?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4), 170.

書的出版，其中收集了許多神學專業的經驗和思想。¹⁴安布勒 (Rex Ambler) 在探討現今世界危機中的信仰意義時，更以《全球化神學》(*Global Theology*) 命名其書。¹⁵甚至在近代出現的「靈恩現象」也有其「全球化現象」之意義。¹⁶在眾多的全球化議題中，真正挑戰我輩華人神學學者的，恐怕是來自「地緣神學」(local theology) 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建構。以下嘗試提出幾方面的議題作為二十一世紀的神學議程。

(一) 全球化的神學與地緣性的神學

在神學工業全球化 (the globalized theological enterprise) 的趨勢下拓展地緣性的神學 (localized theology)，恐怕是二十一世紀華人神學的重要議題。¹⁷

一方面，在全球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人的文化生活確實地被全球文化所侵佔；而從全球文化所引發出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議題，又在經濟主導一切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化約為普通的議題。自然地，這也順理成章的成為現代地緣性的神學議題。可是這在差異性強大的地緣文化處境中，並不一定享有其必然的合法和適宜的地位，更何況在文化差距下，人們對共同的課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處理方法。

另一方面，地緣性的文化議題就算是合法和適宜，也不一定擁有市場和引起人們的興趣。

¹⁴ Alice Frazer Evans, Robert A. Evans and David A. Roozen,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3).

¹⁵ Rex Ambler, *Global Theology: The meaning of faith in the present world crisis* (Philadelphia/London: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SCM Press, 1990).

¹⁶ Rex Karla Poewe, e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as a Global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4).

¹⁷ 與這課題有緊密關係的乃是二十一世紀的「公共神學」，特別是在大美國資本主義下所拓展的「公共神學」及其批判。可參 Robert Benne, *The Paradoxical Vision: A Public The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吉利斯 (Chester Gillis) 更大膽地提出以多元主義為新的神學典範 *Pluralism: A New Paradigm for Theology* (Louvain, Theological & Pastoral Monographs 12 (Louvain/Grand Rapids: Peeters Press/W.B. Eerdmann, 1998))。

在這場全球和地緣間的學術與思想競賽中，地緣性的神學學術研究機構的設立是必須且是決定性的。自己走還是跟著別人走乃取決於學術研究機構的資源及活力。

（二）靈恩文化的挑戰

福音派教會面對靈恩文化全球化的挑戰將是二十一世紀福音派的重要神學議題。¹⁸

（三）神學教育

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事工無可避免地與現實生活聯繫著，而全球化正是這現實。按埃里克森 (M.J. Erickson) 所提，對神學教育而言，「全球化」起碼有四個重要的議題：（1）與其他宗教對話 (Dialogue with other religions)；（2）普教合作 (Ecumenical cooperation)；（3）關懷普世性的課題如饑荒、貧困、公義 (Concern with world issues of hunger, poverty, and justice)；（4）普世宣教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¹⁹ 這四個議題明顯地只有第四個是一般福音派神學教育所重視的。在全球化的現實中，就算是以前四個議題來主導神學教育的議程，在進程中也無可避免地會面對另三個議題甚至更多其他議題的衝擊與挑戰。伯如格文 (W. Bruggemann) 也清楚地指出，「神學教育的議程往往引發自文化生活層面多於是來自神學院或教會，而全球化又恰好是教會與神學院的存在處境。」²⁰ 他又指出「不管全球化是如何地被經歷和體驗，它確是我們思想、信念、認知的強大事實處境……在這全球化的事實處境中，它必然會拓展教會如何視自己為更大的合一群體。」²¹ 雖然全球化的效應

¹⁸ Poewe, ed.,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as a Global Culture*.

¹⁹ Millard J. Erickson, *Where is Theology Going?*, 170.

²⁰ Walter Brueggemann, "Forwards,"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ed. by Alice Frazer Evans, Robert A. Evans and David A. Roozen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3), xi, "It is because Christian faith and Christian ministry are inescapably linked to real life that globalization presses upon us. As it is often the case, the defining pressures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are not initiated by theological schools or generated by the church. They are rather emergents in the life of culture where the church and its theological schools find their rightful habitat."

²¹ "Regardless of how globalization is experienced and construed, it is a great new fact of

會提升地緣教會作為普世教會群體成員的意識，但是危機也正埋伏在其間：地緣教會的個別性不易得到確認與展延。

過去的大半世紀，西方主導的神學教育體制和系統，正蔓延至各地緣區域。其實在全球化的現實中，西方文化現實所產生的社會議題，因媒體的全球性傳播，很快地被吸納為非地緣性的地緣神學議題，而地緣性的處境議題也就自然地被全球化議題所壟斷、取代或遮蓋。這情況對地緣神學的主體身分和發展可說是相當致命的。

過去兩個世紀的宣教活動，偶然地與西方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拉上關係，這問題在今日宣教策略的探討中，備受高度重視。不過，教育作為一種出口貨品及勢力擴張的手段，從而成為潛在的殖民化工具，卻沒有被多大注意，這尤其在神學教育界中更甚。

同樣地，由於研究作品的出版，非西方地區強烈地感受到西方神學擴張的勢頭。這並不是說，西方因此要停止出版書籍，而是他們要重新檢視他們的市場策略。無疑，西方的教育模式已被全球接受為教育的唯一標準，非西方地區的神學教育課程因而要將西方的一套照單全收。非西方地區渴望建立其神學課程，西方的福音派神學家可以如何避免殖民化及剝削來幫助他們？我們可如何在一些客觀學術評審機制仍未建立的地區來衡量神學教育的水平呢？

our thinking, believing, knowing context.... It will no doubt be the case that globalization stretches the horizon of the church to see how we are a part of a large ecumenical enterprise, that the 'household' is not limited to our smaller national or denominational horizon." (p. xi-xii)

(四) 全球化身分²²

由於人們對地球村的情況日漸關注，人類注意到他們一些本土的問題（如失業）與全球的情況之關連。全世界變得互為倚賴，民族主義在這全球化的實況下變得不可取。福音派神學家需要因著對全球互為關連化的醒覺，而孕育本身的全球性關注點，這種關切全球的胸懷，能幫助我們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身分。

這種關切全球的胸懷不單是建基於對財富（物質及非物質）及權力（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分配不均的注視，更需要培養一套敏於對應全球化情況的基督論。我們不需再單單分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西方或東方、北半球或南半球、富有或赤貧等。我們同樣是住在地球及互相依存；我們需要有一具全球化視野的基督論來回應我們的全球情況。

對全球的關注會形塑出一個全球性的身分，這種身分不可以單單建基於增加外訪或傳媒的報道，而需要建基於對所接觸的人的福祉之關注。這需要對世界的社會經濟、政治、宗教及文化有一全球性的認識。我們——若是西方人，就須注意西方文化流播的優點與缺點，特別是由十五世紀以來的新大陸探險、科學的革命、初期及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發達、直至新近全球金融市場概念的發展；我們——若是東方人，必須注意到我們的東方文化及其中的豐富之處。一個真正的全球身分，我們須全力避免東方主義——一個西方世界宰制的策略，也要避免西方主義——東方社會在跟隨其西方他者的營造下的自我竊用言說。²³

²² 較為激進的討論可參Paul Lakeland, *Postmodernity: Christian Identity in a Fragmented Age*, Guides to Theological Inqui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7)。Rex Ambler的*Global Theology*的討論雖然在較廣的層面著手，但是對地緣化的主體並沒太多的考慮空間。另可供參考的資料如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族群身份的建構～種族主義、國族主義、族裔身份」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解殖與民族主義》(*Decolonization & Nationalism*)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頁129～146；Roland Axtmann,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the Democratic Nation-Stat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Cvetkovich and Kellner, ed., *Articulating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33-54, esp. 36-7。

²³ 薩伊(Edward Said)認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是一個西方世界宰制的策略，而陳曉美(編按：音譯Xiaomei Chen)則指出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是一種東方社會在跟隨其西方他者的營造下的自我竊用言說："[*Occidentalism* is] a discursive practice that, by constructing its Western Other, has allowed the Orient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and with indigenous

這身分內存的一個問題就是語言的運用，尤其是以母語溝通的權利。這是對全球性身分的最大挑戰。全球身分多元性是未來對福音派的一個真切的挑戰。如卡韋科維爾及凱爾納(Ann Cvetkovich and Douglas Kellner)指出：「地球上各大洲的跨國流徙涉及著民族及個人的大量遷移，這樣提供了一個產生跨國的混合化(hybridized)文化及身分之條件的狀況。」²⁴

(五) 文化敏銳性

如果「所有的解讀皆是文化性」²⁵及「所有神學都是本土性」，²⁶那麼福音派神學家便要面對建立一種有全球視野而具文化敏銳性的福音

crea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self-appropriation, even after being appropriated and constructed by Western others....is primarily a discourse that has been evoked by various and competing groups within Chinese society for a variety of different ends, largely, though not exclusively, within domestic Chinese politics. As such, it has been both a discourse of oppression and a discourse of liberation." "Occidentalism as Counterdiscourse: 'He Shang' in Post-Mao China," in *Identities*, eds. Kwame Anthony Appiah and Henry Louis Gates, Jr.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63-89, originally appeared in *Critical Inquiry* 18 (Summer 1992); cf.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1995)。

²⁴ "Introduction: Thinking Global and Local," 10, citing Salman Rushdie's collection of stories *East, West* (1994)。「這書是旨在 "describes the new hybridization of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and the conflicts and choices globalization forces on individuals in search of identity and value."」

²⁵ 有關聖經與文化研究可參 J. Cheryl Exum and Stephen D. Moore, ed., *Biblical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The Third Sheffield Colloquium, Gender, Culture, Theory* 7, JSOTS 266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8)。

²⁶ Millard J. Erickson, *Where is Theology Going?* 也意識到並指正西方神學的一些錯誤 "Christianity was especially localized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theological content was worked out by persons whose perspective reflected Western categories. Protestant theology was largely d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rman and Anglo-American cultures. These cultures and their intellectual categories were regarded as the correct way of viewing things. The peopl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looked upon as prospective converts to the Western Christian view. The religions of those other people and cultures were simply in error. Part of the purpose of Christian missions was to correct these erroneous understandings. The intellectual perspective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was not merely one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it was the correct way or simply *the* way. It was not a view of how things are, it was the way things are."(p.168)

派神學的挑戰。文化敏銳性使我們可以面對文化多元性的現實。神學除了其護教及教義性外，我們需要對非西方的文化及宗教有著更深的了解。

四、結語

無疑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紀，將會成為福音派神學家重大的挑戰。這挑戰並非來自「市場的擴展」，而是來自全球的關注及全球身分的建立上。這種全球化的身分，使東方或西方的福音派人士，皆有需要在全球化的現實上，為建立純正的基督教信仰而努力。

撮 要

本文以全球化現象內存的全球性與地緣性的互動關係作為場景，進而探討地緣神學，在西方主導下的「神學全球化」現實中的發展空間及其可能性和多樣性，並祈盼在這進程中濾出福音派在二十一世紀須面對的一些重要神學議題：（1）地緣神學的拓展；（2）靈恩文化的挑戰；（3）非西方神學教育模式的建立；（4）神學與全球化身分；（5）神學的文化敏銳性。

ABSTRACT

The writer elaborates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He utilizes this phenomenon as his platform for discussion. He then, studies the possibility of developing local theologies under the present reality of western domination in the theological arena. On the basis of the aforementioned observations, he underlines several important theological issues that Chinese evangelicals will face in the coming century – a century that is undergoing globalization process: (1) an urge for developing a local theology; (2) the challenge of charismatic culture; (3)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heological education; (4) the challenge of an global identity and its hybridity; and (5) the need of developing a culturally sensitive theology.